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皇帝聖旨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

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歲



安置直隸蘇州府虎丘禪寺永充供養
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讚揚上為國家
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
許縱容閒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
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諭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欽
命

勅諭蘇州府虎丘寺住持通密及僧衆人等
朕發誠心印造

佛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
供奉經首謹勅以諭其由爾住持及僧
衆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
朕躬康泰官臺肅清懺已往愆尤祈無
疆福壽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

荒同歸仁慈善化

朕成恭已無為之治道焉今准欽差蘇杭等處提督織造兼理蘇松常鎮稅務司禮監太監孫隆奏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知悉欽哉故勅

萬曆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廣運

之寶

虎丘山志序

真師始至虎丘蒙庵先生同余上山訪真師道及茲山故事師以志請余余從丁未歲以來視載籍若腊毒能寘于口耶臙烘人事中身魄之藏能記其往耶茲山之志余敢為哉越三年思為之檢尋于書故家之書俱佚矣詢問于人宿學之人俱歿矣將何以酬師之請哉理舊篋得吾曾大父雲嶠類要亦已斷爛矣檢尋其一二知茲山之大較矣

間從諸田叟詢問焉古人所謂謀於野則獲旣獲
矣胡可以其野不之載也疑以傳疑著以傳著春
秋教也余見聞之偏窄文辭之鄙寒疑不能傳疑
著不能傳著為茲山之志慚愧林澗矣博物之君
子修飾焉潤色焉茲山貴若矣州人王賓序

肅江山圖志序

吳郡肅丘山江左正經之表也舊無特志唯于郡
乘坐以類見之盲移

朝洪武初有性海禪師普真以志請於王仲光氏
仲光諱賓即捨別業之二王後也其先有諱牧者
嘗輯雲嶠類要紀載肅丘諸勝及名賢篇什是為
仲光之曾大父仲光迺取其遺書而彙創斯略至
成化間邑侯劉公輝雖加修輯而亦仍其舊錄詩

文而已志猶未成也迄今又百餘年未見成書而其所僅存者殘缺失次久矣竊曆戊寅嘗寺僧正華總余志以余既辭以不效而翼日又有僧果成持一斷編復詣余請余於是取吳越峇瓠氣蘇鹿縣志宋羅紉圖經朱熹文續圖記元趙鳳儀諸儒論次以及豎史錄遺諸書交彙選要族別而類分之俾覽者可按圖而索也又參出敷言引義輯成圖志一卷續集詩文五卷由晉唐宋元至於我

國初靡不具備聊不虛所屬耳何暇計譎陋之言不足傳遠故若謂子厚勒名華聲鈞鈕而舜俞有記託穎廬此則吾豈敢是歲十月望開雲逸史雁門文獻社基聖甫書于塔影園





虎丘山志目錄

本志第一

泉石第二

寺宇第三

草木第四

流行第五

人物第六

靈棲第七

釋流第八

見聞第九

文辭第十

虎丘山圖志卷之一元集

本志第一

郡人文肇社基聖輯

吳郡多名山其原來自天目而發于陽山南
盡于天平靈巖別由穹窿以及太湖諸山而
又東盡于楞伽若虎丘山者則無所附麗而
孤峙平疇小于諸山而名勝特著郡乘謂奇
麗瑰絕實鍾東南之秀者也於舊志之未備

者而一修輯之法當首列作本志

山在郡城西北出郭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一十丈吳越春秋云闔閭葬此丘世說云秦皇鑿山求劍有白虎出而拒之故名唐避諱改武丘又名海湧峯原其創建則始于晉司徒王珣司空王琰捨其別業爲二寺于山下此咸和年事也唐會昌間毀爲一寺宋至道中郡守魏庠改爲禪刹延清順尊者王之請賜額名雲巖禪寺南面

峯巒靈巖與上方諸山而西則天平穹窿陽山震澤諸峯以及秦餘惠山皆可遠眺至如崑山之在其東海虞諸山奠其北四顧廓然指掌千里白居易詩云恠石千僧座靈池一劍沉又云自開山寺路水陸往來頻可謂真得此山之趣者矣予惟述其槩以表所自云

外史氏曰職方氏掌天下名山而地圖命郡府三年一上此列國有史所可攷也虎丘雖見于郡志

而特志則創于 國初輯于成化間今皆愈久愈
失次矣昔柳子厚於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悉為
之志且曰書之於石以賀此丘之遭也今虎丘去
郡治尤近晉唐以來名人墨客歌詠之盛莫踰于
此非此丘之遭乎志不可不加修也

泉石第二

山川流峙固與宇宙相始終而泉石名稱不
無今昔之同異柳子謂不書佳境使盛跡鬱

堙是貽泉石之媿也故志泉石次之

虎丘自宋抵元末變故雖多而皆無害凡泉與石
可指而名者入二山門不數武有井名曰憨憨泉
或云即舊名海湧泉者是也再上過講臺有劍池
兩崖劃開清流中湧李秀卿品其為天下泉之第
五自池而南再折而東為白蓮池自白蓮而東則
曰養鶴澗其他如煉丹井生公池洗盃池有不三
而足惟陸羽石井唐張又新品為第三此三泉之

所由名也俗亦名為觀音泉至於放生池洗硯池
東晉時有之後皆堙沒不知所在居山之後者則
有嚮師虎泉此皆泉之有名者故特書之而其石
之異常者惟千人坐馬相傳生公講經處又有點
頭石者乃異僧竺道生聚石為徒石皆肯首故名
自石西南則有回仙逕由逕而下與憨憨泉相對
者為試劍石其他奇形異狀非前人所經品題者

不紀憨憨泉

郡志云憨憨泉山中之景
在路側亦有呂升卿題字
劍池吳越春秋

云闔閭莽虎丘鑿池四圍地廣六十步水深丈餘
江子美詩亦曰劍池石壁仄兀元之禹偁作銘以
辨秦皇求劍之詭池舊有軒榜曰劍池晁
無咎書郡志亦云兩岬劃開中涵石泉
池在講臺下周百三十步巉石旁出而
中有磯雲嶠類要云山中勝景白蓮池
養鶴澗相
清遠道士養鶴於
此今作亭其處
煉丹井井在回仙逕南古詩云
因過祖龍求劍處却思
清遠煉
丹特
生公池池在西嶺生公到日其
水驟盈去之日水忽涸
漢臺南相傳羅漢翻經時洗盃于此舊志有
古詩云煉丹井上暮雲合洗盃池中海脉通
石井郡志劍池旁經藏後大石井面濶丈餘
自然上有石轆轤久湮塞紹興三年主僧如
壁始淘出石壁鱗皴天成下連石底漸窄泉出石
脉中甘冷勝劍池郡守沈揆虞卿作屋覆之今不

復有屋而亭亦毀長洲尹西蜀高第扁曰放生池

洗硯池元僧靈暉云東晉時嚮師虎泉王隨記有

續圖經云虎炮泉在山後倉基上郡千人坐吳地

志以為生公遺蹟今有八角井尚在

虎丘泉石其最勝者劍池千人坐續圖經云平石

可坐千人郡志云生公講經處大石盤陀數畝有

蔡忠惠公篆生公講臺字分鐫四砥而亡其一後有

顏魯公書虎丘劍池四大字此石誠他山所無者

點頭石十道四番志云異僧竺道生講經人無信

云石尚存一二走砌石李習之文虎鐵花巖鏡德操云鐵

側蘇長公詩云試劍石上有紹聖年呂升卿題字

鐵花秀巖壁

因次第書之存古蹟也有若僻湮榛莽無可考者

不暇詳

外史氏曰泉為山之血脉而石則山之骨相也自

鴻濛判而其流時已如此虎丘之泉可名者一十

有三而其石之異常者則有五要皆一覽盡在自

前非若深山大澤不可得而盡窺其粵而所遺著

勢若飛動當是名筆也此皆自然天成不由人力

吳郡志云秦王試劍石

因次第書之存古蹟也有若僻湮榛莽無可考者

不暇詳

外史氏曰泉為山之血脉而石則山之骨相也自

鴻濛判而其流時已如此虎丘之泉可名者一十

有三而其石之異常者則有五要皆一覽盡在自

前非若深山大澤不可得而盡窺其粵而所遺著

亦多也夫泉石蔽埋草莽不得為人所品題此亦

其所不遇也遇不遇物亦且然獨人乎哉

寺宇第三

梵書既東蔓延中服嗣後捨筏登土建立舍
宇凡倉庾泡湑鏡鼓魚螺鐘磬之屬皆有堂
室以藏之虎丘寺宇自晉以來雖屢經燬劫
而屢復興建然皆遵故基而加隆焉亦可以
資游處而發簡寂也故次三以志寺宇凡樓
閣軒亭僧舍之可容與者咸附書之

吳郡舊志晉咸和二年二王兄弟捐別業為東西

二寺唐會昌間合為一而名雲巖則昉于宋大中

祥符時得紹隆宗達主之而規模始大元有永師

明師出而寺益振焉至我

朝開平忠武王提兵取張氏因駐山中而寺獲免

于禍舊寺在山下有二唐顏魯公詩云不到東西

二寺詩白樂天詩亦云不厭西丘寺圖後改山上

舊寺前門榜曰海湧峯山之南中門榜曰虎丘山

有二金剛像寺

僧圓曉重修 三門榜曰虎丘雲巖禪寺 山上妙

莊嚴閣千佛閣

三門左舊 大佛殿 山頂塔 佛殿後

諸州舍

法堂 後方丈 轉北 鐘樓 初在佛殿東 藏

殿 劍池

禪堂 榜曰佛海右 祖師堂 佛殿 土地堂 佛

左 水陸堂

右廡 劍池西 應夢觀音殿 藏殿 栴檀林 上轉

觀音 殿南 蒙堂

千佛閣南 香積厨 左廡 庫院 左廡 浴堂 五臺下

新寺自洪武甲戌九月八日燬盡丙子五月性海

真師與施臣棧者即故處以次興作焉至宣德八

年冬寺復火更良玠以及南印大聖輩漸次補治

焉前山門

近年來百步街兩旁居民占塞萬曆六

大雄寶殿

已巳回祿戊寅十中丞張諱國維捐 法堂 舊

楹今加兩翼視舊

方丈 今改平 禪堂 靖海真師修

大泉應夢觀音殿

舊殿罹火石皆拆裂而像獨存

石室經字

塔 僧實林重修 祖師堂 改在殿右正統

亦藏焉

方殿 土地堂 改在殿左 伽藍殿 仍在佛殿左伽藍

也僧房小樓北窓正對海

蒙堂 在舊處雲 千佛閣

虞山因題雲印亦可眺遠

蓋慧施材

五楹兩廈三簷永樂十年良玠建後重修
大悲閣宣德元年良玠建天王殿

已巳回祿戊子總鎮府楊藏殿良玠建三大士殿在

聖臺舊址正統八年僧勤蘭建僧堂正統五年寺僧德源建敕賜藏經閣正統

十二年侍郎周公恂如賁經香積厨大奘建庫院在

堂在舊處凡夫殿閣亭臺可志者梁雙殿吳郡志去

小殿相對最為古蹟淳熙間僧凡庸好修造盡毀可恨也宋御書閣真宗御書

副藏名山虎丘致爽閣舊在法堂後蓋因四山爽

得之因以名閣臺大學士申公塑魁望海樓李習之文虎丘有望

星于上先太史書扁海樓張佑詩云望月

登樓海氣昏正帽此也劉夢得有宿虎丘望海樓詩劍池上廢址是陳公樓陳致文

十萬跨兩岷初樓其上為井軒以便汲因名陳公樓其作石梁者則又需公改為之生公講

堂一名生公禪堂劉夢何胤講堂在西寺胤講經

鹿來伏堂上不動有鳥似鶴群來狎于堂下胤字子季東嶺草堂朱樂圃稱

惜其父莫詳其處今短簿祠亦名東嶺轉東僧舍有樓三楹因有古梅數株蜀高公第名之凭欄而

眺吳之諸山蜿蜒迴拱欲趨而先誠虎丘之絕勝也太倉少宗伯王公

天下第一甲者相繼焉白雲堂續圖經云寺中白雲堂平

遠堂在致爽閣旁題官廳續圖經云登覽琴臺清

邵舍利記虎丘寺王珣琴堂
唐顏魯公詩云琴堂化若神

生一蔡忠惠公
篆四大字尚存

五聖臺
續圖經云五聖臺登眺奇
勝後名五臺山在山之絕

頂可月亭
劉夢得詩有一方明月可中亭之句因
誤以可中亭耳寺燬

翻經臺
晉梵僧於此重釋法
華經者在生公池之

東南王建詩云此是翻經處千人石一壇前二句
未考陳中書令江整詩云寶塔據高壠經臺鎖嶺

羅漢受戒臺
在翻經臺西昔有羅漢嘗於受戒
頭

清風起襟袖
黃葉墜盈盤
通幽軒
在西菴即和
小竹林
踰山之
而之北有平陸古木修篁猶竹林化境也因名之
曰小竹林再折而東僧房有韻玉樓塔在簷下可

花雨亭
今無
再來亭
見雲嵩類要
今亦無存
古木寒泉
池

南懸虛以成修林翳翳陰翳
湛湛前榮遐矚極疏曠焉
小吳軒
在寺東南角
飛駕出岳外

朱伯原文稱小吳會張氏名天開圖畫好事者云
遇吳而不登虎丘俗也登虎丘而不登小吳軒猶

不登
東軒
東坡詩云東軒有佳致雲
佳致軒
在法
也

或云即
千頃雲
在舊方丈前取坡
妙喜看經堂
莫
東軒也
老雲水麗千頃句

所楞伽室
在舊東
福嚴館
雲嶠類要
大吳軒
在五
在舊方丈

右為樓三楹俯眺西山而秦餘諸山
皆在日嘉靖乙酉郡守胡纘宗建
品泉亭
在陸
羽井

上長洲令高第建王文
得泉樓
即悟石軒在劍池
左江右木公寔昌

恪公鑿為記于亭上

扁頭悟石凡丘中樓閣雖可遠眺而山中之勝遺焉此樓一覽在目古所未闢也郡守胡公立

仰蘇樓 在天王殿之東御史朱公寔昌命仰蘇下長公也胡守題雲水閣僧法林募修

有放鶴亭轉東塔院 溪旁有石坊題曰恩分泰岱因院有廟里人黃承嗣立

沿溪而南有高岡一帶下皆清流亦佳境也再西

倚于梅花樓之下有戒珠堂 僧圓曉與徒通密裝佛一堂請錫山王公

問題余為 沿浜而西過二山門謂之西原 有僧房種竹一

園題曰君子亭再過西偏 原轉而東有邢先生

書房再上有清源廟 與東嶺相對舊有小橋下千人石坐今門塞而橋

僧房有三仙閣檻外皆掩映四 **東山廟** 晉王珣為

飛秦餘諸山太倉曹春元建 桓公簿郡

記云奉祀東亭獻穆公即短簿祠也自 **西山廟** 去

山之東抵郡城西北居民歲時致祀

無百步在平壤臨大溪奉中書令王珣自 此二廟

山之西及南至楓橋閭門市居民時祀之

乃舊東西寺廟蓋寺去而廟存也在元時當元多

兩廟張燈設饌簫鼓喧闐游入雜遝寺之山徑無

處無燈往來之人亦以鼓樂自隨競相為樂此踵

宋時故事也

外史氏曰吾聞之弗煩構架得其自然此金仙氏

之教也然學道未極于玄解而栖山者始興作
宇焉虎丘寺宇雖累復修建而其飛甍傑構凌切
雲漢與山川相輝映者可無志乎韓子謂無亦使
其無傳焉柳子亦曰神道感而宜靈人心歡而致
和吾於虎丘亦云

草木第四

歐陽子謂山川能產異物而不能蓄之誠有
利於用者爾虎丘雖小凡可以作器用充賓

豆備藥餌之用者具焉故次四志草木而藥
品之產于山者錄之以附于後山下四周皆

民疇其稻之美者非一若占稻

宋真宗遣使至福
建占城取其稻以

給江蘇淮浙士人謂之占城
稻即旱稻也俗云閩西風
稻陸龜蒙詩云近炊香稻熟紅蓮
則唐時已有是稻矣少收種者少

香珠

俗亦謂之香子
稻常熟志云香

烏鬚稻與他方并列而無少異者不紀蓆草

環山
居民

多種此草以織蓆其地遂名曰蓆蠟生冬青樹
場四方之人皆知虎鬚蓆者以此蠟上割取之椽

實如小粟可葶

高地自生
人多不用

菌

人呼為葶
蕨生不靈
無紋者毒可食

芝多生山後山之上有茶

僧房皆植名聞天下穀雨前摘細芽焙而烹之其色如月

下白其味如豆花香近因官府征以饋遠山僧供一斤費用銀數錢是以苦于賫送樹不修葺而甚

至刈斫之茶其他木之產于山者自松舊有僧種

因以絕少以萬松長老呼之今松之栢西崦竹亭東過道有極高大者尚有三四十株數株挺然獨秀可愛

篠蕩含桃盧橘槐榆梅柳之外凡夫楮櫟冬青石

南皂刺以及橡樟銀杏皆自然天生非有待于植

而後有也惜乎殿前古杉皮日休有詩今不復存矣然

有可以備藥品者以草部言則蒼耳半夏香薷甘

草百部半藤稀蒼野葛之屬而凡益母車前夏枯

鏡面天茄之以草名者無不咸備以木部言則有

枸杞伏苓桅子楮實辛夷阜茨椶櫚蔓荆五加皮

枇杷葉之類而凡松脂槐實楓葉脂葉寄生梧桐

淚之附于木者亦罔不區以別焉藥有玉石部獸

部果部潛植飛走之物山中亦多有之但僅志所

知以俟後之博雅君子識之

外史氏曰余聞吳為沃壤凡原隰所育溪澗所產

不可得而殫名也爾雅謂東南之美者豈特竹箭
已哉虎丘土產其麗不億而惟於前哲之所載者
條錄之柳子曰蘭亭不遇右軍則茂林修竹蕪沒
空山矣輯志而不備書焉奚以志為

流行第五

虎丘舊志有溪塘曰小溪曰山塘曰華李三
者之外無聞焉吾觀前輩盧職方之志石湖
旁通散溢無所不志凡其足以資灌溉厚民

生者悉以流行志之今虎丘之四周其溪塘
涇淑與夫橋梁廟宇有利于民者悉書之故
次五而亦以志流行

虎丘偏于一隅而溪塘之分流于鄉村墜落者亦
為之次第焉故寺東之為浜者四鴨脚浜宋家浜
胡孫浜寺浜而其以塘名者曰山塘

白居易開築至今人稱為

白公曰半塘

因山塘之

一半故名

至于橋之可名有五斟酌

橋普福橋半塘寺橋彩雲橋其寺有近于山之東

者有半塘壽聖教寺

晉道生誦法華經舊名法華院宋治平間賜額有雅見塔

普福菴

宋咸淳間僧文誠建

皆由花園營而東也

花園人皆種藝奇花

異卉售人遂成村市

轉而西行其浜有二一曰寺西浜

唐皮陸有

虎丘西溪游泛之詩

一曰孫家浜而塘則出于射瀆者為許

墅塘橋自西山廟而再西有飯店戈庄太平永福

射瀆諸橋涇有廉瓊管家之二涇灣有白洋同墩

之二灣而永福橋之下曰興福菴

有三石佛宋加泰二年善人吳

淨心造

其在金巷橋之西有虎丘下院

虎丘寺僧通理與其徒果

成創立

寺南之為浜者八朱家浜庄家浜琵琶浜袁

家村浜冶坊浜

洞溪

塔影浜

丘移餘園池

洞涇浜而其

以塘名者曰上塘曰下塘至于橋之可名亦有五

望山橋

郡志舊名便山橋在虎丘山前今俗改為望山

洞涇橋白蓮橋上

新橋下新橋其寺在山之南者有原明菴

宋紹興間虎丘

任持僧畫原明建

永福菴

元至正間僧本原建

慈孝菴

宋咸淳年間僧玄章重建此皆至

雲隱菴而止也

雲隱菴延祐間僧月公建永樂三年法湧重建中有法雨軒立雪堂

山水窟皆可玩

再折而北其浜有二一曰張家浜一曰馬

家浜而村之經于金家港者為三家村橋自德雲

而下有小虹新塘花涇萬里諸橋灣有許家灣涇

有花源涇而庄基北之菴曰報德菴宋紹興間閔仁甫捨田建

僧本澄住其在山之東溪對岸有佛慧菴內有鍾秀軒宋紹興僧無

善建梁用行記此皆山之四周而居民所利賴者咸得存

之逮夫郡志所載則又有若長蕩焉蕩有東西二蕩即圖經所

謂長塘湖也蕩東有歸源寺至元間里人曹聚為虎丘僧建後歸俗有陳旅記今為郭少卿仁別業

樓榭輝煌林木蔭翳稱偉觀焉蕩之西南曰射瀆又橫出運河為

許墅射瀆之水自沙盆潭西流出渡僧橋會楓橋諸水凡流與虎丘山塘合曰射瀆吳王嘗射于此故名一名石瀆郡志云西一水通陽山大河

白馬澗東遠虎丘之北為長蕩與石瀆通也

為運河一名漕河北經郡城又北迤白公堤出望亭入無錫界皆古邗溝也要皆太

湖之委而禹貢三江既入者此也其他歸併之寺

一即歸源寺菴八即幻住圓照正信會雲雲隱永

福圓覺善福諸菴而名迹在者咸書焉

外史氏曰吳澤國也水經謂萬水所湊觸地成川

者也故其源西自太湖東入于海而流注于虎丘

諸涇郡志亦云由郡城北遶白公堤者殆謂此耳
然其承衍支漫不能詳舉惟舉其可知者疏于篇
亦以重水道也若吳中水利則有邗宜之圖書單
諤之風土記可考而知焉故不贅

人物第六

虎丘名勝流風已遠古今人材有鍾山之靈
秀而生者有自宦蹟所寄而惠及於民者至
于覽茲佳境企仰前修有卜居流寓于此者

其名氏爵里不可以無書志載有未備者因

錄如左

虎丘人物自太伯來吳居梅里

吳地記云太伯冢在吳縣北去城十

里疑與虎丘相近郡志載未詳

至壽夢十九世而吳益大又四世

為闔閭始築城

闔閭葬此丘有白虎踞于上故名

自秦以前無所

考見於漢吾得嚴助顏駟馬

助吳人武帝擢為中大夫既貴薦朱買臣

駟亦武帝時為會稽郡尉

於吳吾得朱梁麋豹馬

梁本名肇避和帝諱改梁

居于此山今吳郡朱姓多出其後豹于桓帝永興二年立太伯廟于闔門外數里訪問風俗于唐景

景對曰家無不孝之子朝無不忠之臣文為儒宗武為將帥雖稱其善言亦可占吳郡風俗之厚矣

在西晉則有王恬王洽皆導之子孫皆為吳內史而洽與穎川荀羨俱有美

稱洽子王珣王琰珣字元琳初為恒溫主簿封東亭侯孝武時任吳國內史隆安

初遷尚書令卒謚獻穆珣官至太常與兄珣同捨別業為虎丘東西二寺至今山之東西俱有祠供

焉褚淵王份淵字彥回明帝時為郡守登虎丘嘆曰名山所見不及所聞虎丘所見過

于所聞份字季文高僧傳釋僧若仕虎丘東山精舍份守吳每延法集還都時謂知己曰在郡賴得

若公言謔大忘衰老天監八年若為又有若戴逵郡僧正郡志云份與斌同蓋一人也

顧協逵字安道善琴書世居剡下晉孝武徵逼不乃逃于吳聞王珣別業在虎丘遂與珣處

號為吳中高士協字正禮幼孤隨母養于外氏外

祖張光祿永携內外孫游虎丘協年數歲永撫之

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嗽流永嘆曰顧氏

興于此子後為太學博士尚書沈約覽其策而言

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與琅

邪顏協名職俱同才學相亞時稱為二協卒無衾

歛武帝悼之手詔曰廉潔自居白首不衰又在省

闈內外稱善謚溫子幼聘舅自息毋死免喪不復

娶至六十餘其女猶未適協義而迎之卒無胤

以至於錢氏廣陵王元璩璩不喜追游不事園囿望見虎丘則喜動顏色至則規畫興建

江夏文獻王義恭璩則喜動顏色至則規畫興建又有若何求何點何胤顧

恭善射馬好游行孝武帝聽其所之常至虎丘帝聽其所之常至虎丘越求字子有泰始中為太子洗馬妻亡還吳隱于虎丘足不踰戶點字子皙明目秀眉博通群典亦

隱于虎丘求卒點惟菜食不飲酒梁武與點兄弟有舊召為侍中不就胤字子季仕齊為中書令以上世皆葬吳移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人以點為孝隱胤為小隱又皆號為何氏三高越字允南陳武帝時除五經博士以世路於唐得十有二人曰未平無心仕進歸隱于虎丘
杜甫 按唐書公少貧不自振客游吳越虎丘有詩云闔閭墟墓荒劍池石壁反載在文辭類
張籍 字文昌和川人有虎丘寺詩云老僧只怕山移去日暮先教鎖寺門
陸羽 一名季疵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之水濱即長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因為姓名字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素苧翁閉門著書久之詔拜太子文學徒太常太祝不就真元中寓虎丘嗜茶著經三篇嘗品衆泉鑿井于虎丘劍池西南上品其為天下第一因御史李季卿不為禮著毀

茶論 **李世嘉** 武德三年迎釋 **李紳** 少貧嗜學讀書山智琰于虎丘山 **白居易** 字樂天

宗召拜左拾遺與元禎李德裕同 **白居易** 字樂天在禁中稱三俊居無錫常寓虎丘

原人後徙下邳寶曆元年三月守蘇州開築武丘堤塘遍植荷花于溪有惠于民非徒游觀而已居

民至今稱為白公堤公詩云 **劉禹錫** 字夢得名重自開山下路水陸往來頻

出中山棄度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為蘇州刺史與白居易相與酬復頗多 **曹宿** 武丘望

海樓 **皮日休** 字襲美襄陽人為蘇州 **許渾** 字仲晦中賦詩六百五十首多有 **武丘** 題詠

陸龜蒙 字魯望郡人舉進士不第自 **許渾** 字仲晦號天隨子嘗與日休寓武丘

太和間進士 **李頻** 虎丘即席送製詩有 **史德義** 崑終郢刺史 歸帆高背虎丘煙句

終郢刺史

人唐咸寧初隱居武丘以琴書自適周興薦擢朝奉大夫興卒放歸自宋淳化至道

以後得九人曰魏庠郡守改武丘二寺合為禪刹請額題虎丘雲巖禪寺梅

詢字昌言景德元知蘇州虎丘石刻尚書刑部員外郎康孝基天禧五年知蘇州作虎丘

寺真寶贊王禹偁由大聖評事為長洲宰其風流篇什播于一時由此遂拜拾遺詩云夢魂

嘗憶虎丘山至今有畫蘇軾有和劉孝叔會虎丘詩又詩云入門無平

像存焉他詩皆具總集地石路穿龔宗元早歲讀書山中著文集尹焞

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褒為和靖處士洛陽陷家殲焉和靖死而復甦劉豫禮聘溺水避去紹興

間召入經筵累除官至太常禮部凡二十辭上疏論和議劾秦檜書不恤忤檜除徽猷待制兼侍講

力辭貧無以為歸因即虎丘西菴以居榜曰三畏齋郡守直秘閣陳君芾立祠後二年貳卿孟公猷

闢通幽軒之南而遷焉嘉靖甲申郡守天水胡公重建張慶之字子善從建

玄作測靈著虎丘賦因號海峯野逸仿五柳先生作海峯逸民傳蓋謂沉湎似海峻勵如峯文信國

知平江張齒諸生列國亡集杜詩備述信國生平大節人多其義有海峯文編三卷皆紀武丘遺事

卒葬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當宋季過虎丘嘆曰無考鄭思肖吾生晚不及見古尊宿負荷法門如

松源岳軍也味其語豈直為虎丘設哉嘗曰國亡矣吾何有家也終身念宋室未嘗向北與人畫蘭

不畫土根問其故云至元時則有若趙孟頫字子昂居

為奇人有猶不知耶吳興宋之宗室任元為翰林承旨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字畫皆入妙品虎丘隆禪師碑亦其所書

入吳郡必倪瓚字元鎮居無錫任祈陀村嘗駕小

寓虎丘葛可久名醫任閭門外往來皆名士有狹氣其

自憇有迎之張雨字伯雨號勾曲外史鄭元祐字

德有和蘇長公顧瑛崑山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

業于西涇後隱于合溪卒葬于武丘鄉闕釋氏書

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虎丘十詠載文辭類

虞堪字勝伯一字克用宋丞相允文公之裔積書

正于克用嘗刻其從元季國朝時則有若高啓字

祖伯生遺稿于吳中楊基字孟載郡人徐

迪郡人戶顧祿字謙中郡人

部侍郎

賁字幼文郡人嘗寓虎丘有石井周南老虞謙王

賁如盛寅劉敏輩皆出其門終身不冠不娶虎丘

舊志畧其晚年所志也光菴集歲于其裔孫王

吏部家吏部公諱穀祚嘉靖己丑進士楷書倣趙

文敏小篆法李陽冰任終吏部文選郎姚廣孝相

再薦起不赴有司旌其問為清德里

人幼為浮屠學通古篆兼總兵家書至有以道高

薦侍一見以為天授即深相納靖難功成堅不受

封竟徒步歸時寓虎丘不改初服盧熊及弟熙熊

卒時上親幸其第問所言終不對

公武本武寧人家蘇之婁門在元為掌故洪武初

起守交州後以事坐法人傷之修姑蘇志于彭祖

被薦為禮官孫瑛以進士起能世其家熙薦起同

知睢州卒貧不能殯與兄名相亞子克損以善書

召宣廟以後四朝若徐有貞

初名理生而短小精悍目光映人正統間

侍講時上言戎謀便計及討伐利害為御史大夫

有復辟功進貞司馬封武功伯後以曠瘠適門復

裁焉上感悟宥欲召輒為相賢沮上特賜歸田里

後至憲皇初賜之章服晚始縱尋山壑經旬月住

虎丘其字法可劉鉉郡人永樂中以善書徵翰林

繼吳張旭之妙劉鉉預修史英景時易儲事起為

祭酒教誨吉上卒謚文恭子濬進士官副史尤嚴

教孫粹以公任至太常階一品實異數也曾孫畿

進士任都御史工部侍郎卒俱陳祚字永錫吳縣

蔡于虎丘袁家村族世科第陳祚人自度吉士

參議河南以言事黜均州力田宣德間召為御史

復上言逮治請室且籍其家禁五年釋復其官按

閩楚所陳上著為令遷按察僉事福建得謝歸治

別業于虎丘卒年七十五裔孫濬舉進士有文名

官布

文洪

字公大成化乙未會試中乙榜授易州來水教諭以子貴贈南京太僕少卿卒

葬武丘鄉花涇先嘗求葬地于虎丘術者指一舊

冢曰得此必世貴其家亦願遷以售之斥不用人

尤多之子三文林字宗儒成化壬辰進士時以文

人林森彬學政事稱温人思之不忘用薦

守温竟以疾卒至今温之士民尚稱其發奸摘伏

惠及于永嘉尤多子二徵靜徵明第森丁未進士

仕終都御史卒葬虎丘祖塋之旁子三人吳寬字原博長洲縣人狀元

復學士入內閣進掌詹事陞禮部尚書卒贈太子

太保謚文定成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三

李應禎

一名

姓又

言九經未有以浮屠者大忤幸薄責久之拜職方

名惟熊景泰間舉于鄉授中書上命為浮屠書疏

人惜之虎丘有莊田至今在山之後

十年然位不得柄用而子孫甚微鄉

言九經未有以浮屠者大忤幸薄責久之拜職方

名惟熊景泰間舉于鄉授中書上命為浮屠書疏

人惜之虎丘有莊田至今在山之後

十年然位不得柄用而子孫甚微鄉

言九經未有以浮屠者大忤幸薄責久之拜職方

名惟熊景泰間舉于鄉授中書上命為浮屠書疏

人惜之虎丘有莊田至今在山之後

十年然位不得柄用而子孫甚微鄉

言九經未有以浮屠者大忤幸薄責久之拜職方

名惟熊景泰間舉于鄉授中書上命為浮屠書疏

遷尚璽進太僕竟謝免歸治別業虎丘體貌嚴峻
衣冠偉楚而推轂後進成就之惟恐不至交雖踈
必恤王鏊字濟之吳縣人選造郡國皆以第一授
其匱遂講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因為罷幸
至入內閣行事之跡甚多而無徵考
尤為允因逆瑾嫌力丐居閒時游放
問墓賦第三泉賦亦嘗云余自內閣
上而無詩閒中因作古詩十二韻前
後云一年十二屆未知當從何例一
孫多吳一鵬長洲人弘治間官編
知名被讒去疏請留之人
奄用事見者膝席獨長揖而已瑾怒
改南刑曹郎
世宗入位進少宗伯命題獻皇
主乃命入東
閣進宗伯滿二考堅丐歸仲子子孝
舉進士為吉

士外淹郡曹久之乃遷宰士得請養焉居山塘去
虎丘近日泛舟奉迎翁于茂林修竹間人以能孝
稱翁卒謚文端孝免喪復承光祿叅議楚王岳祠
長嗣尚朴官雲南守仲尚儉由貢上禮部孫安國
進士為韓雍長洲人南弱冠舉進士為御史數疏
令尹發奸利事在廷股慄出按郊甸及豫
章閩海抵死人咸稱乃遷副史擢都御史復撫豫
章天順初改革仍副史山西授大理少卿尋復都
御史撫邊郡召為少司馬又以事出叅政浙因兩
廣不靖復以都御史召令撫之且上重委得專征
伐雍亦行兵有法卒收神功數十年無大患者人
多謂雍之力也宋以來蠻所據險未有造者一旦
殄滅之無不稱快而會有忌者又與奄尹不協謝
歸治莊居于虎丘山之北卒謚襄毅立祠府學旁
祝顥進士選授給事中上令按行所立寺稍毀除
之適居憂景泰間以都御史召不奉服除遷

山西參議父之進秩大參謝歸與徐武功劉珏孫
及東原杜瓊輩侍游虎丘最後卒孫允明京珉孫

曰允明字希哲中鄉試仕應天通判沈貞吉弟恒

吉相城人皆徵士沈孟淵子也孟淵當永樂間以

子游甚有名當世兄弟自相倡和下至家人子亦

能之又皆善繪畫恒之子周字啓南名始大著泳

舟歷浮屠流連賞好故毛理長洲人居虎丘之前

入城必至虎丘寓焉徐縉吳縣人進士官都御

史子孫科第相繼今虎丘尚有莊田屋廬在焉

生游覽遍天下游之厭惟查應兆南唐時文徵

為工部視權筦浙奄尹為監倨侮斥之因極言宦

奸狀請戮之復忤時貴出參議山東轉粟遼左甚

便按察徐士發奸若神久之遷布政謝歸徜徉山

水間子懋光進士刑部主事孫志標科第相繼虎

丘西原有朱希周崑山人舉進士第一為史官修

書院焉撰哀重不妄言笑動止皆有恒

度在禁近無敢以年少視之南國主試稱得人議

大禮不與新貴調遂不得進用後遷南冢宰五年

大弊羣吏尤精簡黜因忤當權者得謝歸以重德

未式里間室無爽塏惜無重陽山有先塋時一

往來必登虎丘竟日乃文徵明字徵仲以貢上禮

返子孫仍以科第相繼部薦授翰林待詔

兼修國史三年乞休得准致仕歸林下三十四年

四方士過吳爭欲識一面年九十猶燈下書小楷

求詩文者無虛日其德行文學載于翰林學士黃

公佐墓志參議吳公子孝墓表墓在虎丘花涇祖

塋之西子邢參字麗文人稱其有四懿居約而恬

彭嘉臺愉操槩而履方終身未娶有邢先

生讀書房卒 **楊循吉** 由進士為禮部主事年二十

葬虎丘西原 **穆** 字玄敬西濠里人由進士授禮部主事

丘鄉 **都穆** 以奉使至秦中識其川岳靈勝作西使

記遷太僕少卿乞歸性好山水游吳中諸山 **陸南**

必先自虎丘始所著游名山記歷歷可見

郡人游虎丘詩有停舟最便水 **唐寅** 字子畏一字

環寺遊客不虛山近城之句 **湯珍** 字子重以貢授德

解元有詩畫名月夜嘗乘 **王庭** 字直夫吳

白驪至虎丘以讓罷廢 **王庭** 字直夫吳

虎丘半塘有別業數椽在焉子修 **王庭** 字直夫吳

貢不赴部以孫聘尹封給事中 **王庭** 字直夫吳

經義里中養其父因父老不赴會試以孝稱後第

進士守許州尋改太學博轉刑曹郎遷按察進叅

議豫章謝歸得温旨有別業近虎丘閉門無所通

往然楷模一鄉推引後進至今人多之子敬臣尤

純孝稱于閭里有 **陸燦** 字浚明長洲人以春秋中

司旌之貢不赴部 **陸燦** 鄉會試第一由庶吉士補

給事刑科三日即上疏抗言時政時有警復疏兵

要及屢跡忤當國請主郵驛夜草奏時有鬼泣謝

曰既出身為國不顧矣已而遷令永新乞歸惟與

其兄日以養母為事母亡哀不勝疾遂革少與兄

煥齊有文名兄竟不仕而其 **文彭** 字壽承官兩京

子本枝中鄉試為武康令 **文彭** 國子博士詩宗

元白字法鍾王時作戲墨尤工篆隸大書喜傲懷

素小草逼近過庭性耽山水有虎丘田廬欲以終

老而未逮致政後守凍干京邸忽病一日而卒年

七十有七子肇祉次元發金華浦江令第嘉字休

承陞和州學正致仕歸年八十餘尚日書小楷作

畫門亦如市田庄在虎丘西廟橋南從弟伯仁字

德承善畫晚居虎丘 **彭年** 字孔加蘇州衛人少好

山前卒葬祖塋之次 **彭年** 俠遊博學能詩文性來

虎丘志

多名流卒

袁氏兄弟曰袁白裘

袁字補之由進士終禮部員外郎有

別業在虎丘與諸兄弟倡和詩在後袁字永之由

進士終廣西提學從弟兄六人俱有文名袁之子

尊尼由進士終山東提學褒字與之其子年中萬

曆丁丑會試袁氏世居閬門外故其田庄多近虎

丘父錄兄冲弟方濂皆舉進士一時相繼

皇甫孝

登朝俱有文名于世虎丘多其庄田

黃氏兄弟曰魯曾曰省曾

魯曾字得之省曾字勉之蘇州衛人俱以詩經

中鄉試第一亦皆以文學並稱咸有集刻

于姬水河水齊有父風田庄俱近虎丘

陸氏兄

弟曰師道安道

師道字子傅安道字子行長洲人子傅舉進士仕禮部主事直制勅

房丐歸與其弟養母為樂博覽群集刻意工古文

詞亦善畫後復起為尚寶少卿兄弟俱以疾廢卒

葬虎丘花涇

已上皆名德之攸聚故謹書而備錄之若

夫耳目所未逮以至往來游咏不能盡述者則有

文辭志見焉

外史氏曰讀南山之詩而必言維禹甸之此何意

哉蓋君子惠臨則山川增重故轍迹至止咸有遐

思焉虎丘自晉唐以來地因人顯不無可書而凡

宦蹟之寄所云上有遺愛下有遺思者雖世遠而

不忘故志人物下流衍之後也噫山嶽降神世有

攸萃後之覽者其尚加益焉曷亦為茲山衍無窮之休聲乎

靈棲第七

虎丘有土穀神祠民咸得以祀之而郡厲壇處壯士之死于兵革者有司又從而以時祀之至于先賢之祠與夫陵墓之所在則皆賢人君子體魄藏焉山川之靈不無有憑依者古人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次七而因以

志靈棲亦為修葺表樹之張本云

虎丘東西二廟及郡厲壇外有陳朝散祠宋至道中守吳

郡遇水災乃復流民數千戶魏諫議祠魏公

悉瘞之詔書褒美王翰林祠太平興國狀元知長洲正

道中為郡守奏改康都官祠康孝基天

風俗明教化柳兼列祠少列叅有賢行為郡蔣密

書都官員外郎守吳郡直祠蔣堂兩守吳郡官至樞密直學士清終謹飭

吳門集開平忠武王祠國朝取張氏駐寺中寺因

二十卷

周文襄公祠

周公恂如廬陵人也宣德間以工部

姓懷之畫像寺中在法堂後時靖安况公鐘知蘇

州鋤奸抑強興利去害與文襄同德一心贊畫政

事當時亦欲并祠山尹和靖祠黃士毅請郡守陳

中而為忌公阻之通幽軒南胡濬請吏部即祠下

猷柴中行遷上方以祠為院至元中為發宋墳陵

講肄提舉曹幽奏先生書聖賢龔都宮書院龔會之

賦揚總統毀之先院今石亡龔都宮書院讀書虎

格言五千字刻書院君才業清修慎勿因人以進登

朝未嘗造公卿門文正稱其文溫厚和平而不乏

正氣似其為人有文集繇余氏墓吳越錢文炳廣

十卷號武丘居士遺稿繇余氏墓陵王猷子宋開

賢初于報恩側古松區中發之被一黑蜂螫即絕

明日其子知玄昏仆醒言見一人貌古野身丈餘

語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佐

禹治水以功封吳葬此地迺海東漸山之山吉可

安也汝父何剛愎耶發時見骸骨長逾丈脰且三

尺明如金色寺僧常泰掩之事見錢希白記羅長

源云帝堯至宋開寶其精爽猶在信直諒忠沈之

吳王闔閭墓

地記云在劍池州志云在法堂下漢

言秦王發之寰宇莫格墓古賢人避世者澹臺滅

記又云孫權發之也見越絕書云澹臺滅

明墓張士誠山下築城時後夫豫章都尉陸烈墓

祥符圖經引吳地記云去虎丘山之西北十里有

水名白坊又北有胥屏亭今蘇四姓之陸皆出此

陸宣公墓

今名陸墓在虎丘北忠特虛冢耳矣

幽獨君墓

唐大曆中虎丘有鬼題詩二章隱于石壁上觀察使李道昌奏聞敕令致祭後

石復有詩云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墳甚高大

荆榛叢蔚詢諸耆艾莫知姓名故稱云曰幽獨君

真娘墓 李公垂詩序云吳之妓人死葬虎丘寺前

吳中少年從其志也館閣書目有真娘墓

詩 **顧公甫墓** 太學生名籍甚熙寧九年登

第召為太學正卒歸葬武丘 **黃元**

易墓 名居蘭工于詩號澹菴墓在虎

居士墓在 **開趙墓** 淳熙三年六月開趙奏于平江

武丘之涇 **墳西北忠義死事之人任便選葬**

有肯從之及趙卒遂葬于此丘 **運幹湯暉老墓**

在九都武丘鄉虎丘寺西謝 **元蔣公之墓** 名堂秦

巷子碧山先生附葬于墓傍 **鄉貢進士**

卒葬武丘 **僉事范公墓** 名忠墓在白蓮寺北武丘

鄉翰林學士素楠撰墓碑

劉公墩 國初永樂中長洲丞劉公名幹廉介剛直

衣冠葬 **劉文恭墓** 在山前袁家 **文少卿墓** 在武丘

半塘岸 **報德菴** 之北有塔影在前潭即余高大 **文中丞墓**

父贈少卿公五世祖存心翁葬其上 **咸附存之**

不遠墓前亦見虎

丘塔為文筆峯

其他如貴人家吳女墓行者墩

外史氏曰禮崇祈報詩詠懷柔君子所以重祀也

而丘陵墳衍亦徧祀之故周制墓大夫掌凡邦墓
為之圖是以吳自春秋而下數千載墟墓猶存者
虎丘之名祠塚墓載在舊志無不書而其不可考
者闕如也昔毆陽公自表其先阡至今人誦之不
衰余不敢自擬于公而先壠有近于茲山者亦附
於志俾後之子孫有所考而葺焉

釋流第八

漢明帝遣蔡愔往天竺見摩騰而迎至漢廷

此中國有僧之始也聽陽城侯劉峻削髮出
家此中國人為僧之始也自轄僧肇于武后
給牒創于明皇而戒律戒壇僧號僧偈之起
于晉魏隋唐者無既是以佛教之蔓延中國
而其間有多卓行異常者安忍棄之

虎丘自晉唐以來僧之有名者竺道一

吳人也真
正有學業

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王殉兄
弟深加敬事受知簡文帝歸隱虎丘時號九州都
維那唐頴公詩道寶

登壇仰生一

吳人也道一弟子聰慧夙成

張彭祖王秀琰皆推重之

道施浩剛僧佺

佺遼西人精練三藏為北土學者

幣而樂

周人 藝恒璵智琰

師叅訪耆碩峯蝶峻峙辯對

如流東歸虎丘憑巖面

若出家虎丘披文玩古自

壑三十餘年卒窆寺南

至德二年奉勅太極殿講

守以放生為業仁

智聚金光明經天子嘉禮開皇

逮衆魚愛及飛走

道曇圓光法恭 恭吳人幽居

璽書勞問卒窆山

南虞世南為文 道曇圓光法恭 武丘咸稱服

璞齊翰

翰開元中任武丘道性淵然心不關事

然 吳人工律詩

僧 瑗 字辨空撰武丘名僧苑一卷

順 魏庠公守郡始

順為開山第一人 用慈 侍讀王

慧滿 大師 雄炬殊子英

英號覺印僧中法器也何智通

號法海東坡敬

畫 明 交臻圓悟 圓悟道高一世

之有書遺問焉

明 交臻圓悟 禪衲宗之張丞

相浚有祭

端裕 悟 以番錦法衣 紹隆宗達 皆嗣玄

圓悟文

端裕 鐵 鉢杖拂付之 紹隆宗達 悟相繼

說法虎丘自清順

宗杲 號妙喜思陵阜陵愛 曇華

以來莫感于此

宗杲 之嘗抗論講和議

初圓悟使從隆侍

隆 道淨 淨號靈庭以詩僧目通

居虎丘不知所終

道淨 郡守守書其刺云詩僧

焉敢謁王侯淨續

云大海終湏納細流昨夜 詔 還

虎丘山上望一輪

明月照蘇州郡守喜之 詔 還

堂 心還 還號 廣彥

范成象稱其道 慧遠 號瞻堂孝

行爲衆所仰

宗召賜坐

問如何是心遠正身範號默燈止燾了如壁鏡

後陸羽岳號松源後任靈隱寧宗許之有機冲號

絕朝命為閻妃香火院儼芬心佛慧迪號石派無

不肯後命養老虎丘史彌遠修請妙湛號咲翁簡靜

也老成正曇秘閣鄒應博守禮遇之曇號柘月佛霑號無澤

景說璋雲慧無義清本衍悟沉慶靖德堂家之巽

重之瑋崖慧機義溪本衍悟沉慶靖德堂去堂主

虎丘百珪南啓秀雲自珪以下皆明號月堂徐文

廢具興珪南啓秀雲宋末元初時明貞公為廉使

時昭明詩曰一輪明月山堂永東州臨濟十七代

寂散作寒光遍十方之句永法孫繼隆達之席

倫源明明號普明領寺事十年而昌琦至仁本復

洪武二年寺以逋負事籍干官四年還為耕號石

寺嚴肅門除居天台辟主虎丘臨普真制行高

隆祖塔榛莽起終出平生文火之普真潔應物

溫和雲巖火宗南楚方號夢菴學通內外聲動江

後能復舊觀宗南楚方湖自鐵佛郭聘之既至虎

丘寺能以道義服良玠字原石器量軒豁心無守

人郡守况公重之良玠私累寺宇多其建造守

作水仙得日南三昧簡靜源居五至于僧之異者

數葉搖風片石潤雨簡臺有詩名至于僧之異者

有曰竺道生入虎丘豎石為聽徒至闡提有佛性

肯支曇齋嘗來虎丘特賦妙聲善唄弄夢神人授

勅請至郡嚮師惠嚮者梁天監中高僧武帝師之

從五戒嚮師嘗居虎丘不得甘泉乃俯地側聽

云此有泉遂鑿石為井而泉湧三丈慙慙和尚在

或為虎為之跑豈談者欲神其事歟慙慙和尚在

丘卓錫得泉在寶華寺亦然故兩處名泉皆慙慙

外史氏曰治世之道有禮樂刑政而已彼佛之教

何為哉亦以頑獷之民不易齊而假夫淺者以柔

之故其教易入卒有假浮屠之形以為高者韓愈

氏罪柳子不斥浮屠殆謂此也虎丘釋子其初聞

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持律之宗以稱名流者非

君子之樂與者乎若夫童髮毀服耻制于世者是

不容于治世者也故余所記多異行有儒風而於

山水有助者然後錄之

見聞第九

昔楮淵為吳郡守登虎丘嘆曰天下名山崩

見不及所聞獨虎丘所聞不如所見此固見
聞之常事耳而天地間事物之呈奇獻異為

見聞所不及者恒于雜編野史見之虎丘舊

志有異蹟異聞余并書之為見聞志

清遠道士有詩曰我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今以

歲計之蓋二千餘矣仙耶隱耶獨無能言其為誰

者亦神恠之儔耳申屠有涯方外士嘗携一白瓷

院不賃船沽酒斗餘飲畢大吐同載者逐之涯挈
瓶登岸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為世所不容唯

唯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梅寒聲激長松

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蹤吟詠跳身入瓶悄然無

跡舟人舉瓶碎之無見也他日同濟者見其槩林

于虎丘劍池側箕踞而坐知其異人不敢逼問

石壁隱起詩大曆十三年虎丘石壁隱起二詩云
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

山幽甌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

者樂魂魄安能迴况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慟哭

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可學形化空杳

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雖復隔幽籠猶知念

子孫何以遣悲然萬物歸其根寄言世上人莫厭

臨芳樽莊生問枯骨王樂復虛言讀其詞甚淒惋

觀察使李道昌以聞代宗命祭之友曰嗚呼萬古

丘陵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

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奠夜臺悲呼白日

不向紙上石中隱出餘載郡志祭後復隱一絕有

欲知潛窠處山劉元字幼祖少好雲水與劉裕善

比兩孤墳之句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

裕東遊虎丘山心欲留焉夜望月鼓琴于劍池上

忽聞環珮音一女子羅衣鈿帶拜元曰吳王愛女

願來相訪元曰豈紫珪耶少頃與元行恍惚入一

門去虎丘二三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善與何無

忌不合此人恐為君患君北仕魏亦不滅牧伯曉

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栢下元乃北歸仕魏至青

州刺蕭去遇居虎丘夜有女子蔣密直云今秋崖

史謂劍池泉湧得竹塔舍利郡志虎丘造塔初

下梅皆朱書古年號塔舍利立塔基搆得一舍

利空中天樂鳴井中吼三日事見法苑珠林或曰

隋高僧慧裕所授遂就山建塔張幹林修塔記云

正統戊午八月三日露盤初上白鶴數十迴旌塔

頂舍利之光連夕燿天既閱月復有紅白之光自

塔出橫應夢觀音畫相宋湖州藏遠侍親秀州得

亘北斗示人鍼耳遂愈夢示行道相遠覺而畫焉是即謂

之應夢觀音後得美石造像覆以石室今有應夢

觀音數是也開平王來取張氏時寺中以畫相并

銅香爐獻之王不受麾下取畫相去後為常州范

某得之初不知其為虎丘物其母夢一女子曰送

我還母問還何所曰虎丘翌旦母視畫相有虎丘

字函令送還舟宿滄墅忽為偷兒携去有購之者

亦夢女子曰我家虎丘送我還其人復以還寺

銅香鑪還寺虎丘寺有古銅鑪鎮山故物也國初

施靈谷寺長老雄海雲知其為虎丘寺物命還之

後寺僧以鑪質張原禮錢四萬文張復得怪異其

妻復還寺故曰自來鑪萬曆丁巳寺僧復質之他

人計部楊生滄墅依贖復還寺諺曰自來

神題名虎丘元微之嘗記游虎丘浚劉夢憶虎丘

王元之自長洲入朝為詩云步武已趨龍尾道夢魂猶憶虎丘山其在蘇亦曰不是虎丘山色好拂

衣歸去已多時娛賓得二丘東坡和王忠王詩老守娛賓

太守王規父云不謂虎丘即謂閭丘顯也嘲游虎丘相子度僧善

家家忽齊字戶戶雪窓蘭春來行樂處只說虎丘

山當時尚班忽齊字僧雪窓畫吳下多山而游賞

之虎丘白蓮池水前輩嘗說池水忽作紅色明年

故也兆劍池巖洞有墮劍池者主僧俾善匿水人繩貫

處有門戶豈即闔閭之所環山為城塹張氏環山

葬處耶水乾亦見門二重為城山之

東及前有溪乃復開山後及西相接入山舊路初

為塹而前則跨南北為橋以通出入山之

山之路並斟酌橋從此去斗折而西望北向山

口南徑入今中門往時人指畦旁古栢為路逕

旁古樹千人石徑有樹一本而三幹千雲蔽日嘉

樹得山之秀尋於樹穴中鑿取如朽拜隆祖塔隆

木而堅實者三尺有奇試藝之甚香名重宇內倭使至詰

虎丘拜塔下而後去石室經字觀音殿石壁上刻

人所書每一行下顯注名氏官爵首行觀世音經

四字其下題曰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

石上題名有宋元人題名百數若

侵蘇蝕剌剔始見然多漫滅矣好事者欲求顏魯公遺刻豈復可得哉嘗見石室中有刻潘泉同甫李彭老商隱中李根季盤寶已授衣等字書法甚類張即之又有趙約希賈公望表之王防元規徐韶美聖和章經君遠政和四年五月十九日室西則有趙秉章林光世徐聞詩朱南杰王倩玉錢子明蘇志東諸名公姓氏字皆蒼古然多殘缺無玩太息也

已上十三事原系

雜誌今并錄之以附于見聞之末亦以存舊蹟耳

非好事務奇也

外史氏曰莊子所謂齊諧者志恠也禹知而召之益見而記之自後世溺于神仙釋氏之恍惚虛無

乃有神其說以造為詭異之行者聖人弗為也虎丘有異聞奇蹟載于舊志者錄之而郡乘所載不及于茲山者不書或云恠異之事孔子所不語也何以志為噫姜嫫之孕傅巖之夢且垂之六經矣豈盡好事務奇者之過哉

文辭第十

山川名勝多藉詩文以聞後世穆叔以立言為不朽者此也虎丘僻在一隅而古蹟佳境

甲于天下名公碩士撰述寔繁而斷石殘碑

或有神物以呵護之者可俾其泯沒而無傳

耶故志文辭於圖志之末以俟後有作者

虎丘記 王珣 武丘東山碑 唐陸柬之書 元浩塔碑 唐太原少

尹崔恭撰元浩智 大宋姑蘇虎丘雲巖禪寺記 宋

聖二年侍讀學士 石像大士記 徐恪撰 御書閣碑 清

禮部侍郎王隨撰 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 徐

臣撰 大藏記 張魏公為 雅山撰雅山宣和進士官江西劾秦檜親黨為戶部侍郎論國用宜樽節為吏部侍郎論符離後非

計當時人服其 通介不徇時 陳公樓記 王曉撰 水陸堂記 范成捨

田度僧記 裴太尉良傑捐 重興虎丘雲巖禪寺碑

元黃文獻公撰 石巖公遺愛碑銘如王珣虎丘山銘王元

之劍池銘張宣公劍池銘覺印塔銘序如顧野王

虎丘山序獨孤及夜宴序虎丘唱和題辭書有蘇

長公與通長老書圓悟勤書 靖康初與 孫尚書觀

書 兄六 妙喜宗杲書 三書與 寤堂遠書 答妙喜丞

相史彌遠書 請鏡中大 鄒秘閣應博書 二書紹定

醫饋藥問
曇疾答鄒秘閣書堪笑翁書贊有觀音

贊十首狼山契覺印贊何安中作明教舜贊隆師作五祖

演贊一圓悟勤作一是妙喜像自贊圖有雪庭指

原圖文與可竹吳道子佛菩薩羅漢劉總管三大

士在五臺上二天王在三門劉為世絕書翰如生公講

臺皆云蔡忠惠公篆及觀劍池周伯溫篆崖下東山碑唐太子司議

清遠道士詩顏魯公書虎丘劍池東坡詩

公手書刻小吳軒西蔣密直詩秘監富嚴書釋迦文佛覺印書心

經觀音經曾公亮等九人書刻石室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

苦顏度書刻懶拙翁詩張商英送士人為僧詩二

俱米元暉書也蘇東坡潞公德威堂銘大尉裴良傑書刻石山中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良傑刻隆師碑陰

至于晉唐以及前宋所作之詩朱長文集虎丘得七十餘篇而王仲光所錄唐宋以來作者姓氏一

百有六人詩百有五十篇今所得者並增入後總

集焉

外史氏曰文辭者何紀今昔英賢之篇什也虎丘
自西晉以來至唐宋而撰述之作詠歌之章不可
勝紀幸有先輩樂園雲嶠皆彙輯而成帙故得以
至今猶存也然雖壽之梓勒之金石而世變相仍
能無災厄朽蠹乎余恐益久而益泯沒也因輯文
辭志者亦以存什一于千百耳後之有作尚俟繼
此而嗣續之

虎丘山圖志卷之一

終

虎丘山志文

郡人文肇社基聖集

陳

顧野王

虎丘山序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
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槩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
異踈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枝千仞挂藤

葛仙縣蘿曲澗潺湲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
將頽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
九功六義之典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
宣形言諧於韶夏氏文暢於鍾律由來尚矣未有
登高能賦而韜斐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
節故總轡齊鑣競雕虫於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
於林泉于時風清邃谷景麗修巒蘭珮堪紉故繩
可索林花翻灑乍飄颺於蘭皋山禽轉響時弄聲

於喬木班草班荆坐磻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
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剪綠葉而賦新詩肅爾若
與三逕齊蹤鎗然似共九成借韻盛矣哉聊述時
事寄之翰墨

張鍾

與沈炯書

虎丘山者吳嶽之神秀者也雖復峻極異於九天
隱磷硃於太一襟帶城倚獨超衆嶺控繞川澤顧

絕群岑若其峯崖刻削窮造化之瑰詭絕澗堯冥
若鬼神之髣髴珍木靈草茂瓊林與碧葉飛禽走
獸必負義而膺仁是以歷代高賢輕舉栖託梵臺
雲起寶刹星懸自非玉牒開精金祥緼耀豈其神
恠若此者乎

沈炯答張鍾書

若乃三江五湖洞庭巨麗馮長洲之茂苑登九曲
之層臺山高水深雲蒸霧吐其中之秀異者實虎

丘之靈阜焉冬桂夏栢長蘿修竹靈源祕洞轉側
超絕遠澗深崖交羅戶穴

唐

獨孤及

夜晏虎丘序

方今內有夔龍臯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
守四海天下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宴朋友笑
歌以展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丘之

會巖巖虎丘莫吳西門萃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
而踴鏖丹霞白雲於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
陽春逼人巖煙掃除肅若有待余與夫不亂行於
鷗鳥銜流霞之盃而群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
石道舊兜觥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
吳趨敷奏雲去日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陰依
依狀若留客于斯時也挽雲山為我輩視竹帛如
草芥頽然樂極衆慮皆遣於是奮髯屢舞而嘆今

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皆賦以為此山故事
宋

王隨

虎丘雲巖寺記

夫元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域
凡鍾靈秀之氣悉為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不可
已姑蘇乃吳會劇部茂苑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
分次應斗牛之宿膏田多稼歲儲以之流行雲屋

比居風俗于焉富庶俯重湖之縹緲煙景何窮睇
百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丘山者按吳地記云本
名海涌山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
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塚在吳縣閭門
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
三重瀕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
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
有茲號又世說云秦皇帝因遊海右自滬瀆經此

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挺劍
刺虎虎奔而急因改爲虎丘焉故上有劍池或曰
秦皇試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丈闊
餘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池無底浸雲
根又云沉沉劍池水直上連滄溟後以唐祖廟諱
更爲武丘云其山又有響師虎泉陸羽茶井真娘
墓生公臺石壁現其鬼詩林逋回其仙馭詭異之
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即晉王氏伯仲珣玕捨別業

以創焉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公詩云不到
東西寺于今五十春今則合而爲一先是至道中
嶽牧貳卿魏公庠改爲禪刹延清順尊者演法主
之彼美招提實爲絕境粉垣回繚外莫覩其崇巒
松門鬱深中迥蔽於嘉致故前賢詩云老僧祇怕
山移去日莫先教鎖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
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上出雲霓華殿山屹旁礙
星日景物清輝寮宇岑寂千年之鶴多集四照之

花競拆垂組縹纓之彥靡不登臨達心了義之人
終焉宴息允所謂浙右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
其有古高僧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題編綠盡存表
難備叙禪師用慈道行明潔智懷淵廓自招提宗
唱克奉神君屢飛翰於雲鸞祈鏤文於金石愧先
聖之嘆輒成章於狂斐數頭陀之碑聊寓言於髣
髴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翰
林侍讀學士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同知通

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護軍瑯琊郡開國侯食邑
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記

葉清

御書閣碑

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光宅天下二十有
五年武威夷裔文經覆載禮修樂侈刑平政一天
地並况震于珍物乃東登泰山降禪社首西奠汾
睢南遊苦縣典章人物輝灼方夏飛昇騰實倬越

古今天縱將聖典學時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詳
延英俊寢尋經藝披編日反照翰宵分帝庸賡歌
道諧筌宰聖有謨訓義光簡冊休于萬麓留神小
學三元秉煥八象流景丞相臣謂臣拯相與文雅
侍從之臣發瑤笈披瓊蘊編第爲集凡三百卷請
從刊摹以傳永久制曰可景佑體天法道欽文聰
武聖神孝德皇帝續慶基接神統孝善繼志功能
昭前思先皇帝馨德茂烈魏郁聖言睿藻雲章日

麗非書之黃素縉以文錦檢于玉匣藏石室則
何以比隆六籍昭厥萬祀於是司空上輿地之志
職方辨九山之物分道遣使咸錫其副則吳郡之
虎丘存焉據姑蘇之右地負乾陽之勝勢叢生萬
石崛起平臯講席坦乎千人劍泉呀其百尺松篁
總翠煙嵐異色宜有神物舍于寶坊前此守工臣
寔臣度初基尊奉即山而宇寒暑再離風雨無賴
景佑四年十月知軍事臣堂始大前構徹故以新

奏取郡民絕籍財入縣官者錢一百七十萬以授

工材移通判軍州事臣宋卿經始慮素程工董役

肇日短昴訖于馳見更五甲子閣成費竹木章个八百役夫兵

手指二十二萬不出帑一金不調一民民不知役而渠屋彌望凡為

巾櫬韞覆之物悉皆稱閣而具疏柵密礎材理堅
緻楣藻文枕光彩眩轉重檐四迴陽景不曜飛陛
橫出喬林在下熏厨凝香而負鼎髹奩含輝而摩
豁偉哉麗乎茲可以壯龜龍之負載俾靈漢之昭

明者已先是永熙宸翰九軸帝書一品垂真岫幌
彌歷年所先朝寶跗入石冊六十二分輝奎曲并
集爲賜今皇帝飛雲灑妙黑本三十重光祖武嗣
有恩頒至是落成並置其上三聖繼統昭明游藝
若五辰二曜珠連璧合雖堯文禹律昌作武述何
以過此惟堂以直清通敏行已從政忠而愛君不
以遠邇惟宋卿方嚴肅給裕民急吏勤以辨事遂
成體績斯書斯閣斯人之賴臣清臣嘗爲史官記

天子言動持使者符節得按察郡縣觀聖文臨下
之赫與守臣嚴上之恭敢書始事銘于樂石詞曰
天有文華日星地有文秀崑溟聖有文垂典經粵
宋二宗功邁德隆天律有融我皇定保繩武祖考
筆墨精妙大人繼明三后重英儀鄰宣精香籤寶
帙金匱石室四方馳駟吳治長洲上當斗牛其鎮
武丘茂林修竹龍蟠虎伏其地惟福直有真文乃
聖乃神撫臨其人守臣推忠結宇再重與山比崇

猗金簡有字韜于委羽惟道家主歲訂諸蓬渚亶
羣玉之山上符冊府天為大宋是則文化成世無
極山斯朽石斯泐飛閣祕書時萬時億景祐五年
十月七日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提點市
舶司本路勸農使及管勾茶鹽筴稅朝奉郎守太
常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葉清臣撰

張浚

大藏記

吳郡山水秀麗虎丘號勝處世傳闔閭葬此地氣
騰出秦皇使人求劍虎存其上因以名焉晉王珣
與弟珉宅石澗之東西已而捨興佛刹本朝至道
中革律為禪紹興八年余謫居零陵任持宗達以
書抵余曰我與紹隆同嗣法于圓悟禪師實繼掃
洒隆嘗建立轉輪大藏效彌勒示見禮製施軸于
中負載其上規摹甚偉僧法變法清及法悟為之
勸邦人李方高次第輸財方議上築隆適告寂我

不敢以勝事難集爲解夙夜究力益勵精誠再閱
寒暑工績俯就平高益下棟宇翼如琅瑯具葉輝
燦焜燿信士鄒珉日規口嘆盡捐所有獨力莊嚴
於我法中爲大緣事敢以請記且當天下一無事時
當世名儒間以財爲病矧兵革迭興軍儲或匱勤
役費用理容未安然我嘗思之夷狄之變其來有
事因欲生愛因愛生貪因貪生忿欲愛貪忿是謂
無明展轉交攻激爲鬪亂怨深禍結殆不偶然我

佛以清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念儻正和氣自
生其於教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愧余聞佛
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譬喻發明空理
丁寧反復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神
通不可思議古人指擿之意蓋病夫不知虛靜修
已區區致恭以佞之也又病夫落髮披緇之徒易
浸以溢流宕南其教可輕疵哉將見新歲之成
觀相增信由信趨善宿習退轉真證圓通孝弟和

睦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永其傳歲始建於
紹興丁巳春正月至冬十一月告成復授資政殿
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
浚為之記

王曉

陳公樓記

隆興二年四月己未敷文陳公自天府易鎮吳興
憇于蘇臺憚煩人事避暑虎丘寺之衆無慮數十

百人庖湍之供日取水劍池當赫炎之時負者登
降百級喘汗力屈不暇息肩公惻然念之乃捐金
錢二十萬俾砌樓其上為井幹以便汲寺僧承公
之美意度材鳩工不日而成以陳公名之要與此
山俱傳不朽豈非仁人之利哉士君子志於道一
念一慮之間未嘗不以濟人利物為己任初無大
小之異惟是心以往則知公剖符四郡持節兩道
護民之勞所施者博井收勿幕不特為茲設也池

泉清而甘不爲旱乾水溢而增損其樓縣跨兩崖
瞰臨九仞登之者聳然魄動如歷雲棧之險尚慮
歲月寔久震凌所侵籐蔓穿弊車極之統斷榦期
後人加護增葺垂諸有永庶無負公之志矧茲名
刹誠古道場禪河在旁許三獸渡化城不遠纔一
牛鳴寶閣萬椽宸奎嶽鎮玉車千乘仗蹕天臨其
勝槩雄觀視他處爲不足道任持廣彥真歇大禪
師之嗣子且公之里人也余先君與真歇爲世外

交識師舊矣一日來告願紀泐樓之由於是嘉其
意而爲書八月丙子右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王曉記

家之巽

千頃雲記

虎阜爲吳會絕景幽巖曲沼佳木盤石之環麗娟
秀悉在寺前劍池鏡山腹以出清泉在寺中寺眦
山勢爲高下廣袤規置不能平置而梯空駕虛俯

仰避就各有態度丈室盡山之背一日千里以故
遐披遠眺空濛浩渺之趣迺在寺後中為致爽閣
灌木蔽虧日不得騁少東可十步前無翳翳望眼
始逸屋圯陋弗稱今住山古田師撤而堂之前為
軒居東面以延納空翠收拾平遠然後畦疇畎澮
之交錯
遥岑平湖之隱見出沒風帆陸車樵
歌漁唱之斷續款乃千古塵迹盛衰興亡漭滄寂
寞可悲而不可繪可繪而不可言者莫不悠然翼

然於几席之上使騷人墨客登高能賦之士低徊
感慨竟日徒倚而不能去也既成摘坡翁千頃雲
之句扁焉生存子來遊而問義師曰宇宙之間人
物之衆榮枯生滅之相餞盈虛消息之相禪亦猶
夫雲之一聚一散而不可常也以名吾軒使來者
悟此觀之本空世諦之非有劃然省覺以來吾常
住不壞之實體不與形器俱存亡者其庶幾乎性
存子軒然笑曰師贅矣乍有忽無者雲也而雲未

嘗盡修成修改者世也而世未嘗窮以至天地日月子之教以為刳至皆壞吾意有形雖有數而天地日月無終息也昭昭矣謂雲為有謂世為真是之為縛謂雲為無謂世為幻是之為脫滅與穀俱亡羊也尹與僕俱言夢也且翁有言自其變者觀之天地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物與我皆無盡吾則不變者不能一瞬變則長上古而不老子知雲則知易知道矣吾不學佛以吾意言之云爾巽記并書

徐恪

石像大士記

有聖人焉得大圓通能以善應妙行不拘一方而隨感示現無作妙力不遺一物而自在成就夫何

故本如來藏真音聞體如水中月遍一切處觀音
大士化導無碍本有如是故佛與辟支聲聞等身
隨其得度而為說法人與非人險難諸境隨其恐
怖而施無畏則妙相示現妙力成就可思議哉吳
興滅達少侍親嘉禾以瘵疾常齋茹誦觀音夢白
衣人鍼其耳疾遂愈達善丹青第寧事鏡刻因願
以觀音像于石且首欲繪相為法不敢以意取而
祈以夢證心思頗勤十年如是也一夕夢觀音行

道之相及覺能追之故滅氏所傳吳人以為應夢
觀音焉達慶曆丙戌自秀如杭復來蘇募衆立像
往返經畫二十年晚得鍾離智先者助焉凡舉大
緣無能為之資則誘募必以衆力達窶且寡助獨
其心至誠終始不倦雖道途之久羈旅之困世情
之艱難人不堪其憂達晏如也吳俗樂善好施規
達所為孰不散所以為助積日月之施足以成其
志因訪太湖之洞庭得石彙餘至潤而金聲寧像

則創制之美 具於此足以副聖相感通之意在
物所謂供養承事依歸瞻仰者愈久而不厭其利
可勝計哉夫即相論道而道不異相即方丈之室
尋尺之像華嚴之道場普門之法身於是乎在以
至大千亦復如是何適而非真耶元祐丙寅季春
初吉日徐恪記 住山慧先

范成象

水陸堂記

自吳西門出並城以北十里而近有山孤峙於平
田中無有重複綿亘之勢而盤積巨石撐突酋峯
轉步幽險若在衡廬深窅處中如劈華絕壁劃然
湛盧之淵下臨無極即之危惵若墜而稽此虎丘
之名聞天下雄勝次當東南二三詒有神明之所
扶持哉故大士說法頑礦至於領首山鬼留詠岩
穴為之生悲惟景勝地靈結為佛廬精嚴冠他刹
釋氏有教施及杳冥宜其徒號為水陸環浮圖比

比是為四方所歸嚮獨盛者亦莫虎丘若也宜有
道場廣博嚴淨然寺之屋 其顛 不能備衆事
所謂水陸之供僅列廡下卑隘不稱威儀前後領
徒雖臣孽咸弗克究度今傳法者定慧圓明禪師
廣彥始至籌室卽慨然有興作意且道行為衆所
仰乃有信女張氏法濟欲成夫薛贊之志命其二
子曰澄曰沔捐貲率諸家總七百餘萬有增義才
運其智巧累石崇基剏營大廈架壑為梁結樓臺

飛直小吳軒相對如翼鳩工於乾道乙酉之冬役
不逾月藻繪金碧如幻如化既落成又增置田半
頃永為祠闡歲給蘭膏蒲塞之助凡城邑聚落與
夫舟車衝衝見聞喜躍輦財為供輻湊沓來想其
清夜沉寂太虛沈寥鈴鐸振響梵唄摩空山川草
木為之肅然而况三乘十類有情無間靈 來下
地湧沉幽法力一加普徧蒙益諸法施中此施無
上諸莊嚴中此為最勝彥以一方便成就二種因

乃移書屬隨順居士范成象為之記成象嘗讀華嚴經見諸佛用心得水陸起教之源有曰佛住甚深真法性寂然無相同虛空而為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此如來以大事出現知諸法差別相住無為開此施門利益一切也又曰菩薩善知權實雙行道雖以相好莊嚴其身而示受醜陋貧賤之形常積集衆善無諸過惡而現生地獄畜生餓鬼此面然大士所以隱其福德假諸惡道以應

緣闡教也又曰住於涅槃而示現生死究竟寂滅而現起煩惱此慶喜尊者所以內懷智慧外示悲憂以祈哀顯化也此一大教聖賢如是周遮建立於世間法決非小補受付囑者宜如何哉此定慧圓明傳佛祖印而下礙垂手以有為法興建佛事也嗚呼善哉先佛以誓願為衆生故此法會不斷滅後人以慈悲同一契故此法會常相續願力悲力無有邊此山此會亦常住彥以如是為諸有施者

福不唐捐余以如是說諸有聞者一時解脫乾道
丙戌上巳日記

裴良傑

捨田度僧記

諸佛如來所超因地皆以塵點劫中能捨難捨至
於國財象馬車乘頭目髓腦布施一切令護具足
非芥子許不是如來捨身命處然得功圓果滿成
等正覺詣樹下說法度人清淨光明照十方良由

歷劫咸從信根發心莊嚴成就經不能云乎信增
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倘信根一起則充塞
太虛諸佛妙門猶斯而入惟我大檀越右武大夫
忠州團練使邢臺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裴公諱
良傑恭人元真乘風願力示生華貴富獨 戎
夏鷹揚矧陶朱猗頓之榮莫能倫亞是故具大信
根知佛因地不以聲色所溺不以勢譽所矜見一
善事聞一善行而勞躬反則行之唯恐其後施仁

濟物盎然如春出類拔萃為當世貴公予之著龜也而能推其所餘毅然喜躍捐金三十索入寺興寘膏腴每歲所儲租粒如遇衆僧結制為檀越裴公修設水陸一會如遇解制為恭人尤氏修設水陸一會廣供僧齋作諸福善餘歸長生庫營變以五年為準度一僧續佛慧命仍立壽祠焚修祈報克成厥功為名山不泯之績寔由信根堅勇乎其不可拔於戲世之所重者無越於財而能捨所

難捨結勝妙緣昔有施佛七錢猶獲轉輪王福如檀越裴公夫人尤氏所超因地啓茲利益深廣高大縱香水海須彌盧不可得而擬之豈獨此身他身未來身助佛揚化廣闢度門乃至功圓果滿詣道樹下說法度人與諸如來同成正覺清淨光明照十方刹亦從一念信根發生充塞太虛受用奚盡其為偉哉然利有攸往得不以昭垂萬古之攷始綴顛末勒諸琬琰庶後之覽者知施受之不苟

云嘉定庚午仲春既望

何安中

第十代覺師

淮泗之上有古塔廟曰普照王自皆常用大浮圖有宿德妙解聲振叢林者爲長老以奉香火崇寧二年虛長老之席中都左右浮圖官衆皆以寶寧覺印爲言於是傳旨金陵詔師居之普照據諸夏之咽釋梵所會而摩居瑤光之名垂耀四裔舟車

冠蓋問巷之人凡道泗往來以齋菽乞靈塔下退造師席而爲飯香積談不二皆大歡喜得諸饒益而後去抑嘗聞其徒以謂師在普照屢閱歲平居與男子言不離忠孝與女子言不離慈順與離世異俗學道之士言不離空寂隨其根性利銳淺深示以方便故人人歸信而師名益高道益廣戶外之履益滿矣蓋菩提一乘嗣達磨本統葉日仰山偉公洞山文公栖賢遷公皆提心印先覺一代見

師眉宇即推法器至是機緣圓熟所遇無作正猶
儒家前輩典刑既存又經題品雖言論風旨初未
傳聞而袖手正容自能悟物者也其所任持如澧
陽之夾山荆南之公安二聖廬阜之羅漢太平之
隱靜與夫保寧普照水西瑤勝平江之福昌雲巖
皆天下名藍勝域又嘗遁跡藥山散策少室在在
處處惟為未度而作舟筏惟為已迷而作指南所
以筌筥之在學子與竺乾貝葉並行於宗門矣師

七十二歲五十二臘一日坐堂上鳴鼓集眾示以
滅期告大弟子智通法寧等曰吾生去處本無後
前而我滅後所付囑者護法勤道無愛軀命而已
暨管龕塔具僧供俾勿火其骨葬于東菴皆委曲
自區處徐就沐浴說偈趺坐如入禪定儵然而逝
時政和七年七月十四日也宣和辛丑通始狀師
前躅與門人整宜道淵來謁銘而余知師為詳師
名子英姓懷氏號覺印錢唐人其母自孕不能茹

輩既生質相卓異不類常見年十五挺然有拔俗之氣從長者希言出家又五年落髮受具遂往游方得法於圓通秀公先時師未有省一夕夢白衣大士携琉璃餅扣以楊枝聲冷冷如引絲復注餅水與飲自言夢中若甘露灌頂下爲冰雪凜毛骨而驚自是豁然不復見秀秀印可之故嘗謂得吾法者三曰珣曰白曰英珣白皆行師道惟英異日行道超師當時者頗未相然惟汝南周公秩素

深般若以謂頃見師於夾山雲集百餘衆解夏餘年無一人起者比丘綱維與堂中之士無一人不拈衣問道者而通後言自出世坐大法會者九而會知夾山且盛焉執中匱奉杖屨得度二百五十餘人說法三十餘年尤喜室中提撕後覺軟語諄諄父教子兄詔弟也所謂超祖殆以此歟常齋惟飯一鉢蔬藪酪酪悉屏不食冬夏衣葛與鬚髮長數寸目光炯然植立望之頗秀深靜如古

圖畫中高僧老禪在巖壁者燕居律身甚嚴與物甚周蓋為吾書所以度已以繩接人用糶之說合焉至於建設崇飾調護種種有為等事則悉是覺印境中塵埃粃糠姑置不道一世賢士大夫聞其風而願識皆尊禮之故師高蹈山海而錫虎與服出應諸方皆士大夫所俎豆辭畏壘之視而不得者爾余識師最晚情最親始見於水西之瑤勝又見於虎丘每見必款既款必相警發其語則始於

為善且謂余可適道也是後出遊六七年謫官居吳塵勞世緣纏繞摧敗欲復見師一洗心地而師寂已久是時通老方嗣法席扶教法道名並其師暇日余過雲巖訪通詣東菴弔師道像與懷夙契噫嘻覺印果與其不傳者死乎而林霏自新山月無恙境猶昔也果不死乎蒲團竹几濛漫蛛絲而問無應也通曰姑銘於是振衣稽首系以詞曰
我有善知識得佛無上慧廣開不二門應緣而住

世化身諸刹土刹刹皆說法師說無所說孰問孰
與答昔於瑤光前對佛談此事彼佛爲證明雨天
曼陀花八部諸鬼神宰官及居士一切有情衆無
一不聽者億劫熱惱心如以甘露洒雖聞其音聲
而實常默然佛謂諸佛弟子各各具正眼顛倒所
散遷正覺情無有忽然還木源初未有增減譬如
遺珠人不悟我所有求珠而復得便謂我得寶師
於菩提座維此真實語廣大無邊方爲人所歸赴

門庭及室宇道路及津梁種種善方便悉以慈悲
心如鴻鍾在處小大扣皆應又如萬一風子不見
作止木石而草衣莊嚴作佛事是皆有爲法不能
見吾師筭數周沙界譬諭周大千是皆下劣想不
能見吾師吾師空中雲幻滅宿無跡明明三界中
一燈常徧照我以思惟心謂師難值遇三匝繞師
塔讚嘆復悲涕以我綺語業作銘爲懺悔 開封
府司士曹事何安中撰

王禹偁

劍池銘

并序

虎丘劍池泉石之奇者也吳地記引秦皇之事以爲舊詭說考諸舊史則無聞焉矧儒家流不可語恠因爲銘以辨之銘曰

茂苑之側震澤之灤巖巖虎丘沉沉劍池峻不可以仰視深不可以下窺我疑乎太極作恠化工好竒水物設險矧思危陷其泉也蓋取諸坎磔其石

也以象乎禹良有止兆蒙無亨期構此屯難成乎險巖直恐夏后弗能導之豈惟秦皇而能肇茲蓋其始也一氣發泄兩儀分別爭融闢結擊搏而裂斷壁雙揭摩雲不徹翠禿青殘挫銳而中絕寒流下咽犇山未決雪壅雷收拗怒而曲折盛東湍瀨呀槎洞穴鱗翻成窟龍戰有血匪自人力蓋自天設誰謂一拳登之恠艱誰謂一勺挹之不竭池實自然劍何妄傳我欲涉道如池之淵我欲立節如

石之堅位以道取名以節全濡筆池心勒銘山巔
破衆惑焉言余志焉將仕郎王禹偁撰

張嗣古

新建和靖書院記

祕書丞永嘉曹提舉常平茶鹽事于折西權歛散
之宜而水旱有儲究阜通之理而公私有裕又持
受輸之平而輸者說申義役之勸而役者安既田
里晏然案無留事一日領客登虎丘致敬于先正

和靖先生尹公焯祠下慨然有懷以爲方紹興五
六年間中原震蕩南土未安內之所急者帷幄夾
勝之謀外所急者奔走禦侮之力先生惇然一老
漂泊蜀中猶一鳧之飛於江湖何筭而我高宗一
聞侍臣之舉求之惟恐不及慮其出之難旣飭宣
司具禮以勸行金遞絡繹于中途虜使肅迎於候
館修門未入而列之經筵講席未溫而墜至禁從
禮貌之隆冠絕當代我高宗之意夫豈徒哉二老

歸而周興四皓來而漢定天命人心之去留固有
非人力之能與者異時經筵密勿志意交孚危微
精一之旨既有以續堯舜禹湯文武六七聖人之
傳緝熙光明之學又有以垂我宋聖子神孫億萬
斯年之式皇乎休哉初先生退自經筵來館於此
猶榜曰三畏齋其持敬不倦如此後以其壻居會
迎稽以就養歿葬其地嘉定中郡守陳君芾始因
郡人黃士毅等請即三畏齋之舊繪像建祠君以

爲貌像之有嚴雖有慰典刑之仰而佩衿之益遠
寧能無城闕之嗟擬■積累之羸畧倣先朝四書
院之制立祠築室以舍學者買田收穀以食之而
儲書其中庶履其地必思其人誦其書必求其旨
事方權輿而知府事真定張嗣古提點刑獄前使
者浚儀趙君立夫後使者南豐曾君頴秀復從旁
史之且各捐資以助由是才不靳直工不靳庸指
期而成不愆于素繼自今朋簪日盍戶履日滿有

學聚問辨之益無孤陋寡聞之蔽斯文未喪於此
有觀焉既成而屬余以記余方病吳人迷於佛而
不知返以為曹君此舉不惟有以光昭我高宗皇
帝之聖德抑有以美教化移風俗不孤使者之職
故不辭而為之書曹公名幽今官朝散大夫余為
漫塘叟劉 時端平乙未八月中滌真寧張嗣古
書

黃榦

新建尹先生祠記

和靖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丘西菴榜曰三畏齋
所題雜錄論語解皆可考所寓即上方也去之七
十有五年郡守直祕閣陳君芾通守太學博士丁
君焞始度菴空地為屋繪先生像祠焉尊前賢勵
後學也先生諱焯洛陽人年二十師伊川程子舉
聞策士議誅元祐黨人不谷遂棄舉子業靖康初
以布衣召不至詔褒為和靖處士洛陽陷家燬焉

先生死復蘇寘長安山谷中逆豫以禮聘溺水逃去展轉蜀道累年紹興五年以崇政說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除秘書郎明年遷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遷輒力辭其冬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辭不已遂奉外祠即虎丘以居年已七十矣貧無以爲歸也後二年竟沒於會稽之寓舍先生所寓於世如此蓋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

也今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記錄耳惟即其所寓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義理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間迭爲勝負一取一捨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戴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失輻輳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游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

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里巷小人顛冥於利害之塗不足道學士大夫則知禮義矣臨利害未毛髮許棄其所守者可嘆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小媿有志於道者亦可以自勉歟二君爲是祠有補於名教大矣故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驗之於身而得先生之道云嘉定七年

六月既望後學黃榦記

黃士毅

重遷和靖先生祠堂記

平江府虎丘西菴和靖尹公先生祠者嘉定甲戌今軍器少監丁公楸通守吾邦之所創也而在山之西北隅後二年貳卿孟公猷聞有殯在西階之上甚懼非所以祓不祥而致蠲祀之誠者告于刑獄使者柴公中行乃屬長洲丞趙君崇偁即上方

通幽軒之南闢地而遷焉蓋先生寓居之所也知
府事沈公皞悉資其役為堂三間西向群山前列
環隴近護老木修竹交闕左右高明靚深稱祀如
成而柴公以召去王公泮繼之復摹先生晚
紙手書聖賢格言五千餘字刊置兩序常平
公以始創遷遷蓋有以示來者命士毅書之
因竊慨念昔登朱子之門獲聞先生之學嚴

於持守之本在此用力之真體驗之孰復發主一
無適之旨至講說而不踐行則為虛語問答而少
差失則至誤人與夫未至於磨不磷涅不淄則不
可如聖人之見南子者類皆務於簡實而戒謹恐
懼之意隱然於其間未嘗不三復警省是皆持守
之功也蓋持守則心存心存則其言斯認其行斯
察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是深嘆夫周程之所以上
續孔孟者至于朱子粲如日星有目咸覩先後本

未區別在前小大精粗各有攸屬學者於此不患
講習之不能明所患因講習之易明而忘持守之
爲本爾則嘗推明先生之學以勵後進今茲祠事
仰止遺像如親炙之必求先生之學而學焉是乃
興起之方豈曰小補之哉此又其所可書之大者
遂不復辭既次其畧輒附所聞如此然自先生來
居積七十有五年未有表其事而出之者而二三
年間其役再舉始克就緒則感夫事之難成而俾

終弗壞焉以興起於無窮者又有待於後之君子
也先生居之歲月出處之大致已詳於黃侯榦之
前記是役也始於四月甲午而訖於六月庚戌實
丙子歲云後學黃士毅記

元隆禪師碑

脩虎丘塔頌序

曹洞氏之老秀公鎮虎丘明年始以官命并西菴
墟之徙其棟瓦椽栢完寺壞屋於是虎丘隆禪師

之塔破而復新藩級崇宏奧闔冥深戶容庭貌煒
煥赫奕觀瞻聳悅如教復振論者多秀公之義頌
聲不期而作焉惟禪師之道於臨濟氏為正胤的
受當教統之季羣宗遺支微絕不嗣獨禪師衆胄
曼衍天下百年之間以道德表茲山居禪師之居
者父子弟昆後先之踵相接也然皆熟視其祖凜
然欲壓於頽簷什壁之下莫肯引手持一瓦一木
救其風雨寒暑而秀公異氏也獨知尊教基飭祠
宇致孝乎非已之祖豈惟善善之公足以滅儻私
而矯薄俗彼為人後而遺其先者視公之為宜何
如也釋圓至仁入隱記

黃潛

虎丘靈盃殿禪寺興造記

自佛學行於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
侈為寶構花石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
作大衆之依止信得來者覩相而生信也丹青土木

之事雖若涉於有爲而事之與理不相留礙推理而適於事清淨覺地即大伽藍混事而歸於理積土聚沙皆以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乎心境之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爲無上之勝因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涌峯有大招提曰雲巖寺山之得名寺之剏立悉見于圖誌山則吳王遺說之所託秦皇轍跡之所屈劍池及試劍石存焉寺則晉

王氏昆弟司徒珣司空珉所施之別業生公講臺處點頭石千人坐在焉宋至道中始以寺爲禪刹皇祐初又更爲十方住持紹興間長老大白丘隆公以圓悟嫡子坐鎮茲山法席鼎盛東南大叢林號爲五山十剎者虎丘遂居其一大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繇經有室容聲儼然繼以雪庭瞎堂松源咲翁諸宿德唱道其中而宗風愈振纂承基緒代不乏人而支傾植什日不暇給際今昌辰尊

崇象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克大起其廢重紀至元
之四年行宣政院以慧燈圓照禪師普明嗣領寺
事至則裝飾佛位菩薩阿羅漢金剛神塙造文殊普
賢觀世音三十八士繕治舍利之塙經律論之藏範
美銅爲鉅鍾祝棟宇之推墮蠹敝者或因或革百
役並舉大佛殿千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司
三門兩廡古木寒泉劍池華雨諸亭則其舊祖
塔衆寮倉庾危漏宴休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

山之前爲重門則改建使一新環寺爲渠六千餘
尺墜於客土水遏弗行則疏湔之凡其費一出於
經用之美則而集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石築隄
屬于城闔以復唐刺史白公故迹未及庀工禪師
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寺爰序其成績來取文
以記焉禪師材周而智圓達理事之不二觀一切
法皆佛法未嘗於一法中妄計無爲有爲而生欣
厭故其經度指授久而弗懈閱七年如一日宜有

以于成而不愆于也前作後述是在來者可
無以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所爲之
志乎記爲興造而作山川靈異風物之美着于前
賢紀詠者此不復出禪師族松江曹氏說法嗣晦
機和尚於大慧爲五世孫於隆公爲五世從孫云
至正六年冬十月甲子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
黃潛撰并書太中大夫禮書卿泰不華篆額

徐林

左朝奉司農少卿

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

菩提達磨壁觀少室斥相指心號曰禪宗五傳而
至曹溪逮今幾五百年枝流繁衍異人間出得果
得辯前後相踵如薪續火可謂盛矣平江虎丘禪
師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而岐嶷絕俗九歲謝
父母去家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
歲而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遇長蘆淨照
禪師叅扣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錄

撫卷歎曰想酢生液雖未能澆腸沃胃要且使人
慶快第恨未親聆警歎爾於是欲訪之復至寶峯
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曾示之
曰和尚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
大咲因留年餘迺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甚麼
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
曰廣南蠻道甚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
氣息師乃喝退而叅堂度一夏心甚器重之每嘆

曰再來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酸非上上根
莫能當而於師重稱賞眾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
圓悟道龍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
厚每研推古今至接合處抵掌軒渠或若伴狂
者謂今之偽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
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
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堅拳曰還見麼
師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圓悟復曰

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自此
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
之祕師以二親垂白歸寓鄉郡袞禪山蓋修摩耶
忉利故事也繼受請任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
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
師名爲結廬銅峯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
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
未平泛峽歸蜀曩之幅湊川奔一時後生望山而

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
真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於東南諸方謂圓悟如
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
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旣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
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坐
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
塔於山之陽凡在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度弟子
復如等六十人嗚呼佛法有正派有旁枝曹溪之

世衣止不傳雖曰法源入海汪洋大肆而西土般
若多羅識記特在馬駒厥後五宗惟臨濟一門出
馬祖後於今最盛圓悟近代尊宿宗眼超卓才辯
縱橫若麟角獨立而師又深入其室是可嘉也林
謂道德之重不待家諭戶曉而知言白雲即知為
端言東山即知為演言虎丘即知為師也真能壽
楊岐光明盛大之傳而永臨濟於無窮者矣不銘
何以詒其後銘曰

於穆初祖一花東土識至馬駒益昭益著派衍而
繁實惟圓悟圓悟得師以馬之馬大坐虎丘雷動
雲鷲臨濟中興楊峽再任隻履忽西華嚴龕墓有
神有天來訶來護咨爾後昆展轉流布後一百七
十四年當大元至大二年歲在己酉集賢直學士
朝列大夫趙孟頫重書正月既望任山第七世孫
壽永重建

鳳皇山志

鳳皇山志

鳳皇山志

鳳皇山志

鳳皇山志

鳳皇山志

鳳皇山志



